

郝苏民 著

文化透视：

蒙古口承 语言民俗

THE MONGOLIAN FOLK CULTURE



青海人民出版社

郝苏民 著

C912.4
H141

文化透视：

蒙古口承
语言民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西宁

63833

63833

10 11
(青)新登字 01 号

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

郝苏民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8 万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000

ISBN 7-225-00926-5/G·358 定价:8.00 元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MONGOLIAN FOLK LITERATURE

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is in effect a component in folklore. Yet the various phenomena of the folklore belong to the larger dimension of folk culture, it being the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Nowadays in the interchang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f we only apply the conception, theory and methods of the pure literature to this kind of folk literature, that is certainly very insufficient,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withering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end.

Equipped with this academic viewpoint, based on ethnology and folklore, armed with rich first-hand materials of field-work and a mastery of the minority's language, observing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folk culture and referring to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reference materials, the author has made a history—tracing, synchronic research into some sorts of Mongolian folk literary work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Mongolian proverbs, we can see the philosophy, concepts of valu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 the poetic blending of the northern minority people and Mongolian folk riddles, epice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stories. Through the cultural

comparison of Sino—Mongolian culture, Mongolian—Tibetan culture, and even the Altai—languages—speaking nationalities, the author makes the most endeavour to reveal the exchange, mutual complementary learning, mutual borrowing, blending and historical, behavioural psychology and the way of cognition.

The Mongolian people is a transnational people and Mongology is an international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new structure of China, the ex—USSR, and Mongolia adds much newer drive to Mongology. With the open policy of Northern China, the author advocates th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overall culture of Western Mongology and Oirat. The author expresses these ideas at so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 Mongologists, havi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other Mongologis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is an M. A. tutor of N. W. ethnology and folklore, a specialist of (ancient) Mongolian language and a folklorist. The data and materials chosen are sound, with novel perspectives and diversified methods of research and a new—path—opening—up spirit.

The author is very serious in his studies. His language is vivid and clear, thus endowing the book with academic value and great readability. It is a reference book for people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ethnology, folklore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he humanities.

引 言

1

中国文化人讨论中国文化事，已非绝无仅有的热潮了。每一场探讨，便使范畴愈加扩大，自然涉及到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对这个悠久、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的认识也就比前愈发深刻得多了。然而，所谓“中国文化”，它的范畴所指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才算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呢？对于这个问题，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实践与理论探讨后，才在文化学界和民族学界渐趋明朗的。这其中，尤其是在1990年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民族学术讨论会上，他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个重要的研究新成果，才使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虽然汉民族是居于凝聚核心的民族。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文化自然也就是中国古今各民族文化的总称。在当今，则包含着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所以，我们主张这样一种说法：在中国，各民族都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缔造祖国的文明史，作出过自己的重要贡献。因为此乃中国历史本质的一面。

蒙古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优秀民族。她是自古以来就驰骋在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一带的、分属于蒙古与突厥两大语族的各部族、各部落的大集成。

当今蒙古人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与诸如鲜卑、突厥等各部族文化存在着共同性。13世纪时，蒙古统治者的军事活动扩张至西方，建立了蒙古汗国；在中原，又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加之经济的发展，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中亚突厥语系文化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中的先进成分，都成了蒙古人民文化的可汲取的营养。这使蒙古文化不断补充新成分，内涵更趋丰富多采，更富历史特色、时代特点。

蒙古民族第一部书面著作，堪称蒙古史三大史料之一、文学史之高峰、语言学史丰富语库的《蒙古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受到古今中外蒙古学者的特别珍视，学界公认其为重要的文献、世界名著。然而，其畏兀儿体蒙古文原著早已失传！保存这一笔文化遗产供我们继承和供世界人民研究的唯一可能，却是传世于明洪武年间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附有总译的本子。在内蒙古正蓝旗存有元代建立的孔庙碑。元代应昌路故城有《应昌府新建儒学记碑》。元以后，蒙古族大多已进入封建社会。大量蒙古人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居，儒家文化更多地渗入蒙古文化之中，蒙、汉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愈现明显，而经济上的依存、发展更促成两族在文化上的认知、互补、共进关系的密切。

蒙古族当年作为“国字”的“八思巴文”的创制、固始汗的入

青入藏与藏传佛教的弘扬、从“格萨尔”到所谓“格斯尔”的蒙藏英雄史诗……等等，都可一脉相承地体察蒙藏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何止于此呢？从回鹘时期到成吉思汗的西征，突厥语族文化的汲取与蒙古文化的传播仍都历历在目。这一切的一切说明：源远流长的蒙古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体现。其实，蒙古族是这样，我国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又何曾不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呢。所以，可以说各民族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流动过程中，以不同方法创造着自己的母体文化；而来自各方面的不同优秀文化，也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和通过不同的渠道创造着、丰富着各个民族。

3

跨世纪的前夜，是经济大变革的时代，新科学新技术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心理习俗。在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中，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与抉择的现实面前，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随着文化大变革的实践会继续深入下去。我们赞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科学论点，同时我们应该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范围内以理论和实际去不断补充、完善与深化它。

针对新文化的挑战，关于如何抉择，对待传统文化的思考，应该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既不能将单纯的汉文化视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也不能把针对外来文化所说的“民族文化”只看作“少数民族文化”，而把汉族排斥在“民族”之外，把“汉族文化”不包含在“民族文化”之中。因此，所谓的“传统文化”，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换言之，我们所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就现今而言,应该是指包括中国 56 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宏大的传统文化体系之中,既包涵有每一个个别民族纵向的具有个性特征的传承文化;也包涵着各民族之间横向的文化扩散,即相互接触、影响、吸收、互补、渗透、融合而形成的为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可的文化。在对待新文化挑战的问题上,应该注意到,我们所要研究的传统文化是个十分庞杂的系统。其中既有因为杂居在祖国大地上于相同类型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类似的生活水平之中而形成的文化上的共同发展规律;也有个别民族因为聚居和历史传统、社会形态不同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形成的异于它民族的独特之处。

这样来看,我们如果能清晰地从中国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这个事实和当今各民族传统文化更趋靠近、民族传统文化范围渐趋缩小的事实出发,来描述、分析和研究我们的个别课题,通过逐步深入的认识,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上的更多的共性,整体上去辨析、比较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这样,我们的探讨会不会更全面一点,更深入一点,更接近事实、更接近真理一点呢?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故此,笔者不揣浅陋,从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方面——蒙古族口承语言民俗入手,以比较的方法和描写研究的方法,对上述问题作文化局部问题来探讨。

目 录

内容提要(英文).....	(1)
引 言.....	(1)

上 篇

狩猎游牧民价值观与伦理观的艺术显现 ——口承语言民俗中的哲学趋向	(3)
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的景观之一 ——从农耕文化的窗口看去	(24)
民间诗学的汇通 ——阿尔泰语系语言格律的投影	(37)
民俗文化视角的全景扫描 ——民间谜语的传承·行为与心理	(85)
卫拉特民间文化的丰碑 ——西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	(149)
《江格尔》史诗研究与中国	(160)

多元文化的奇光异彩

—— 西蒙古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

《孔子项托相问书》及其藏译文

..... (172)

下 篇

卫拉特研究及其 Folklore

—— 从蒙古学的专门化趋向去思考

..... (209)

丝路通道的世纪风

—— 西蒙古区域民间文化植被一瞥

..... (228)

文化的区域性·部族性与整体性

—— 蒙古民间文艺学一个支学的开拓

..... (238)

历史·现状与卫拉特民间文艺的学术实践

..... (255)

后 记..... (267)

英文目录..... (270)

上 篇



狩猎游牧民价值观与伦理观 的艺术显现

——口承语言民俗中的哲学趋向

1

蒙古民间的俚谚(*dguir ugə, sətʃən ugə*),如看作所谓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就其语言的精炼、形象,音韵的和谐工整,修辞的巧用等等,都充分显示了蒙古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华。然而,在其精美完整的艺术形式中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确也为我们毫无隐讳地传递着不同时期蒙古人民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所积累、总结出的生产知识和人生经验。如果说,蒙古族民间文化中最真实的那部分口承民俗——作为文学形态出现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以及民歌等等,都程度不同地生动直率地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蒙古人生活、思想、文化行为和心理特征的话,那么,蒙古人日常用语中随时所运用的优秀俚谚,则在担负这一任务中尤其比其他艺术形式显得更为简洁、锐利,而又真实可信。

当我们通过书面文献资料和较长时期对各阶层各职业的蒙古人日常生活用语的观察分析后,我们便会自然形成这样的印象:蒙古族民间的俚谚,有相当一部分的确是蒙古人最广泛、最直接使用着的,表达他们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的认识和取舍态度的。一句话,是他们千百年来创造、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伦理道德观、人生价值取向的最洗炼

的表露，是语言的珍珠，更是思想的火花，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游牧民族的民族精神、宇宙观、人生观的最精炼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其中最占老者，也透露出游牧狩猎阶段的意识残片。

我们获得了蒙、汉文版的有关书面文献资料，我们手头有记录自各部蒙古人民活的口语中的各类俚谚的材料。我们注意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蒙古人民曾经处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生活于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在形成、完善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曾受到过迁徙、战争、地理因素、经济形态、民族交往和不同文化交融、渗透、互补的影响，反映其善恶是非观的俚谚，在生活的长河中受到冲澜、筛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变异。它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这当然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不难理解的困难是，我们继承着这样一大批闪烁着思想认识火花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却不能一时准确有效地分辨出它们究竟产生于何时何代。它们揉合着不同历史阶段的色彩，而又返射着各类文化的影响、互补的光泽。我们所能作出的分析，仅仅是依据蒙古历史发展的大阶段作出大致的归类。我们获得的印象是：蒙古俚谚所显示出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而且含有具体性、相对性，甚至是阶级集团性。不过在我们看来，即便如此，对世代代千万人集体创作的蒙古民间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谚语中所透露出的哲学思想与价值观，也足以引起民族学家、哲学家和蒙古学家及人类学家们在整体把握和研究蒙古文化哲学时予以珍视的。

2

我们从一般认为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和英雄史诗《江格尔》等文献中，可以看到早期蒙古人俚谚的真实片羽，而这

些警句妙语显然为我们展示着蒙古人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传统的原始形态。

《蒙古秘史》中能读到这样的句子：

tʃeeʃin tʃistʉ¹ (靠)外甥的仪表
ok'intt onkeper 姑娘的容貌 (§ 64)

peje t'eri'ttʉ 身体应当有首
te'el tʃaqat'u sajin 衣服应当有领 (§ 33)

sc'ʉtereʃe'pusu noko'r tkej 影儿外无伴当
se'unctʃe'pusu tʃ'iʃ'u'atkej 尾子外无(鞭)纓子
(§ 76—78)

olʉn aju'uli 人多则人惧
kʉn tʃk'tt'ʉli 水深则人死 (§ 277)

nittʉn ttʉijen qalt'u 眼睛明亮
ni'ur turijan ^{et}keret'u 面上发光 (§ 62, 82, 66, 114)

qa'utʃi'n tkes qatalun 寻古言
oto'kʉs tkes orki'tʉn 引祖语 (§ 78, 260)

对于保留至今的这些俚谚含义的理解,我们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据文献可以得知11—13世纪时的古代蒙古人,其经济处于

① 引自巴雅尔版本之标音。§ 符号后之数字,为《秘史》之节数。

自然经济状态。社会的基本因素是特殊的血亲联盟；带有母权制关系残余的父系家长制是其时的社会形态。所以，“舅父对外甥居于特别的地位。”

从民间原始信仰到婚俗、神话、古老传说，甚至语言中^①，都能看到关于母权制关系残余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社会意识的土壤中，产生出了早期蒙古人反映母舅关系以及父系氏族一致团结，认同同一祖先，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思想意识及其谚语、格言。

象这样的谚语即证实了这一点：

олос-онәxi ni nagatfо 众之始是舅

осон-онәxi ni bolag 水之源是泉

agta uxubәl firini gәrijәsu 骗马死了马皮是遗物

axa uxubәl bәrgәnni gәrijәsu 哥哥死了嫂子是遗物

axirabal nigә atxә jasubifju 抛不过白骨一把

asxarabal nigә balgu tјisubifju 洒不过碧血一碗(《江格尔》)

surug әtәә salәgsan 离群的黄羊胆怯(《江格尔》)

gorogәsu ajәmatagai

正是对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

① “女婿”在蒙语中的原义是“送去的”——xurgan——kurg'en，而表“妻子”的词 axәnar' 系表“母”义的“axә”；表复数的后缀“nar”构成；又“gәrgәi”系“家室”，“gәr”+“gәi”构成，相当于中国北方汉族人称妻子为“家里的”或“屋里的”。